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任衡萱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易

易為六經之首陸曰伏羲氏因河圖而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周文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謂之十翼然易之文起自周代處名

教之初為六經之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

何以謂之周易　孔曰周易稱周者文王作易之時猶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偏之義雖然無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惟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辨易道至周而備胡曰夫易者宓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重萬世之大法三才變易之書者也謂之周易者自宓羲畫卦文王重之又從而為之彖辭至周公又為之爻辭仲尼又十翼之數聖相繼其道大備於周故曰周易 安定

易一名含三義孔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者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𠀡節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

氣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正義

辨孔氏三義之非胡曰謂之易者按乾鑿度云易一名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故頴達作疏洎崔覲劉正簡皆取其說然謂不易簡易者於聖人之經謬妄殆甚且仲尼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是言凡興作之事先須正名名正則事方可成況聖人作易為萬世之大法豈復有二三之義乎按

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也安定

辨易大義準天地林曰日月二字交配而成如篆文日下從月也是日往月來迭相為易之義後世聖人以其符合陰陽之理取之以名其書故為易也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者是也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則是易之為義如日月之行於天地之内爾噫作易準天地此其驗

歟文王取易字以名其書與妙極矣節山

易卦何人所重孔曰重卦之人諸儒之言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之徒以為夏禹重卦史遷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按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賛用

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重皇策者羲伏羲用蓍則伏羲已重卦矣故孔安國云伏羲氏既畫八卦河圖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始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正義

辨王弼鄭玄之説王曰且伏羲初畫八卦因而重之者也其經初乾初奭音坤初艮初兌初犖音坎初離初六音震初巽卦皆六畫即此八卦也八卦既重爻在其中

蔣氏曰昔神農氏既重為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包羲八卦盖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卦具焉神農氏因之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王弼以為伏羲重卦鄭玄以為神農重卦其說原於此十朋

三易之所由作孔曰按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易賛及易論云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

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為文質之義今所不取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正義

辨三易經卦皆八鄭曰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以艮為首所謂兼山艮是已二曰歸藏以坤為首所謂坤以藏之是已三曰周易以乾為首所謂乾道變化是已

蓋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而易則終始萬物者也故命名如此其實一揆故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焉辨三易作而數顯林曰昔者伏羲氏之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象而已後聖有作因伏羲之象而縱其畫用其七八以占吉凶其書為連山因伏羲之畫連山之占而易其卦序以補未備其書為歸藏因歸藏之畫而去其七八占以九六其書為周易三易作而數始顯矣節山

辨坤艮即歸藏連山洪曰昔者三王之興正朔各異周以建子為正商以建丑為正夏以建寅為正用天正者其書首乾是為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是為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艮是為連山連山歸藏不傳久矣今之所傳司馬膺劉光伯之文而已矣固不足信惟當即易而求之尚有可言者焉蓋易之坤卦昔之歸藏之遺意也故全體皆言地道易之艮卦昔之連山之遺意也故六爻皆列人象舉之

卦辭文辭誰作孔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以卦辭文辭並是文王所作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重皇策者羲卦演道德者文成卦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經準此諸立伏羲卦文係此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玄之徒並依此說一以為驗文辭多是文王後事按

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追王尅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遂言東西相鄰而巳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為卦辭非文王爻辭乃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

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正義

辨爻辭周公所作蔡曰伏羲作易者也文王演易者也孔子賛言易者也則爻辭之作非文王尚誰尸之然文王之時商命未改王用享于岐山與夫箕子之明夷皆不宜預卜而前言疑非文王之所為也非文王之所為則孰為之耶子繼父業則周公其人也周公制禮作樂皆以繼父之志豈獨於易而廢未集之

業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觀以為周公之德然則文之所言是周公之辭明矣其後馬融之釋經陸績之叙太玄皆以為周公無疑是則父子一家之學宜其止稱三聖也

辨正義得易深旨張曰天下之理本無疑難也且夫爻辭與卦辭說者多謂並是文王所作愚以孔氏正義考之其論詳矣觀其取升卦王用享于岐山之言與夫明夷陳箕子利貞之語東鄰西鄰之句其謂爻

辭非文王明矣又何必致疑於言語之間乎嗚呼學者於卦辭爻辭之作尚不知其人則將何以論卦爻之旨哉則知孔氏正義之所論者其有得易道之深旨也

文王何以重卦爻胡曰自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故爻有九六以盡陰陽之數位有三畫以盡三才之道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以盡天下之用明健順動入止說陷明之體以盡天下之理然則伏羲之

時世質民淳巧偽未興詐端未作故雖三畫亦可以盡吉凶之變自神農至堯舜莫不取法八卦之象以為大治之本歷夏洎商以及桀紂之世民欲叢生奸偽萬狀禮廢樂缺天下紛然故三爻不能盡萬物之消長究人心之情偽文王有大聖之才罹於憂患觀紂之世小人在位詐偽日熾思周身之方達憂患之情通天地之淵蘊明人事之始終遂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於逐卦之下為之彖辭故天地通變之道萬物情

僞之理一備於此安定

上下經法陰陽孔曰按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卦六十四分為上下以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之終也咸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

承祖宗為天地之主故為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繫以釋其義也正義

辨以簡帙分上下經　胡曰謂之上下經者自乾坤至坎離三十卦謂之上經自咸常至未濟三十四卦謂之下經然則所以分上下二經者以簡秩重大故分之也乾坤者天地之象坎離者日月之象故所以為上經咸常者夫婦之義既濟未濟人倫終始之道故

所以為下經先儒亦常謂不分之即無損於義分之亦無害其實但以簡帙大而分之也

辨上下經之首末鄭曰觀之繫辭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故易之上經則首之以乾坤坎水也其在人則為耳在天則為月其象則陰中之陽焉離火也其在人則為目在天則為日其象則陽中之陰焉陰陽合徳而剛柔有體上兌下艮於卦為咸男下女也夫之道也上

震下巽於卦為常女從男婦之道也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易之下經則首之以咸常離陽也有所謂陰坎陰也有所謂陽上坎下離於卦為既濟其義與咸同也上離下坎於卦為未濟其義與常同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既濟之謂也既濟升則其道盈矣盈者虧所倚盛者衰所伏不可以不懼也不可以不戒也故其在既濟則思未濟之患下經以二卦為終既取象乎坎離又終之以未濟聖

人之旨深矣

上下經錯綜天人孔曰先儒以易之舊題分自咸已上三十卦為上經已下三十四卦為下經序卦至此又别起端首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按上經之内明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是兼於人事不專天道既不專天道則下經不專人事理則然矣正義

辨分卦推義有次序程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

辨分二篇本天人林曰易之分上下經何也天人之用也上經始於乾坤何也諸卦之祖也終於坎離天

地之中下經始於咸常何也人事之始也終於未濟既濟人事之變也此乾坤所以為經之始也坎位乎北離位乎南南北之中天地之中也冬至陽生坎實司之夏至陰生離實司之冬夏之中天地之中也震巽得陰陽之始而偏於下兌艮得陰陽之究而偏於上正性所傳離坎而已此坎離所以為上經之終也以情相感者莫如男女以禮相合者莫如男下女情感之至者莫如少男少女故先之以咸而咸之六爻

具人象焉情既至矣無禮以節之以陰干陽日為之蝕以牝鳴晨家為之索以婦人與政國為之弊非長男長女不足以曉此非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不足以終此故繼之以常此咸常所以為下經之始也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各當其位各有其應惟既濟為然事至於此蔑不濟矣反而觀之陰陽皆失位也故未濟之象實寓於既濟之中以六十四卦相生言之三陰三陽自泰來者極於既未濟三陽三陰自否來

者亦極於既未濟人事至此為之一變矣亦數之所不可不終也始其所當始終其所當終此既濟未濟所以為下經之終也

辨天人之說非是李曰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而成卦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三極之道悉備寓諸爻豈夫天道人事分為上下經哉似此蓋拘於文義求其說而不得妄測

聖經之縕而豈通變之士哉

十翼無異說孔曰其彖象爲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别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

辨孔子十翼之意胡曰聖人作卦其道至大其理至

微常人固難知矣是故孔子復作十翼以釋六十四卦之義上彖下彖以解文王卦下之辭大象以釋一卦之名義小象分於六爻之下以解周公之爻辭文言以文釋乾坤二卦之理二繫以統言天地之閫奥人事之終始說卦以陳說八卦之德業序卦以序六十四卦之次序雜卦以辨衆卦之錯雜

辨十翼當為七翼先儒所解皆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邢璹云翼者附翼

附翼者如鳥之翼可以冲天孔子作翼輔翼聖言易道大明騰空而跂無所不至故云翼也鳥之有翼皆信於空易之有象履化育矣羣儒所說皆分彖象繫辭盡以上下加之且十翼義無有所出　按篆書七字相類或恐誤作十字今若去其彖係上下論之是七翼明矣

辨世儒以數明易林曰易之道四辭變象占是也神之道四精變幾深是也聖人之道四言動卜筮是也

二者相為用而易無餘藴矣今夫羲經之書乃所以載易與神與聖人三者之道矣欲盡三者之用則必得大易自然之數而後可後之學易者有圖有譜所以著明其數也自然之數著則易之道著易之道著則聖人之道著而大易之書流行天地之間無所終極矣大率漢世嚴君平知之以其學傳揚子雲南北之際關子明知之以學傳王淹五季之末麻衣處士知之以其學傳陳圖南以降其說愈多其傳愈廣而

圖之詳莫詳於希夷之所述與其傳授之所衍觀其圖譜則三聖人作易之深旨可以粲然於目前而其他明於易者或有其圖而不著其姓氏要之皆有得於易者以其出於數學也

上下篇加經字孔曰子夏傳云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經其稱經之理則又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潔靜精

徽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名稱經而孝經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

易始乾坤終未濟易之始於乾坤而終未濟則不勝異說矣守序卦之文自乾坤而下至未濟而上以為出於理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者此一說也乾坤之用莫大於坎離坎離莫大於既濟未濟故所以為終始也此又一說也愚以為不然此後天之序也先天之學伏羲之

易也後天之學文王之易也先天之序始於復姤終於夬復者君子之始夬者小人之終夬有意於決小人乎後天之序始於乾坤終於未濟乾坤者陰陽之正也故始焉未濟之終其有志於防小人也知先天後天之說則知易之終始矣

六十四卦相生始虞氏卦變乾坤生坎離乾息而生復臨泰大壯夬坤消而生姤遯否觀剝自復來者一卦豫自臨來者四卦明夷解升震自泰來者九卦蠱賁恒升損歸妹豐節既濟

自大壯來者六卦需大畜大過睽鼎兌自夬來者一卦同人自遯來者五卦訟无妄家人革巽自否來者八卦隨噬嗑咸益困井渙未濟自觀來者五卦晉蹇頤萃艮自剝來者一卦謙而屯生於坎蒙生於艮比生於師頤小過生於晉睽生於大壯或生於无妄旅生於賁或生於噬嗑中孚生於訟小畜變需上復變訟初姤無生卦師同人夬大有兌四卦閼李鼎祚取蜀才盧氏之書補其三卦變而頤卦虞以為生於晉侯果以為生於觀今以圖考之其合於圖者三十有六卦又

時有所疑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夫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息也降者消也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升降消息循環無窮然不離於乾坤一生二二生三至於三極矣故凡卦五陰一陽者皆自復來復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同人履小畜大有夬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來臨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明夷震屯頤升解坎蒙小過萃觀蹇晉艮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遯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訟巽䷥大過无妄家人離革中孚大畜大壯睽頤兑凡卦三陰三陽者

皆自泰來泰三變而成九卦歸妹節損豐既濟賁常井蠱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來否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漸旅咸渙未濟困益噬嗑隨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坎離得乾坤之用者也頤大過小過中孚或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乎曰此論之卦也所謂之卦者皆變而之他卦周易以變為占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而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卜筮者尚之也焦延壽之易林所以興也聖人因其剛柔相變繫之以辭焉

以明往來屈伸利害吉凶之無常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與辭一也故乾坤重而為泰者八卦變而為六十四卦也由泰而為賁者一卦變而為六十三卦也

辨六十四卦相變林曰易曰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也凡三子之卦言剛來也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也凡三女之卦言柔來也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是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則無是

言也謂泰變為賁此大惑也曰不然也往者以内外言也自内而之外謂之往自外而之内謂之來請復借賁卦言之柔來而文剛者坤之柔自外卦下而來文乎乾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乾之剛自内卦上而往文乎坤之柔也於柔言來則知分剛上而文柔者往也於剛言上則知柔來而文剛者下也上者出也下者入也此所謂出入以度内外此所謂上下无常也若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則不當分剛上而文

柔當曰剛來而文柔也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外卦乾巳三畫矣謂之自外來則當卦外來予故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者乾坤相易以生六子成八卦也上下往來周流無窮者剛柔相交以盡其爻之變也故爻之言往來言上下内外者豈惟三子三女相值之卦而已哉

上經

乾坤姤復生卦林曰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故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故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於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

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
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
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
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
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
乾坤獨有文言孔曰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
其易之門戸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
奥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云文謂文飾以乾坤德

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今謂夫子但賛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釋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

辨作文言以釋與義胡曰文言者先聖以乾坤之義尤深故又作文飾之言以解其義

文言非聖人全文歐陽曰昔孔子門人進記其言作論語其尊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

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觧卦作至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為答問之言耳取卦體以為荅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為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六一文

乾卦九六之義且伏羲損去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凡十數益洛書主十成數而畫八卦其八卦則定用盡三十六數餘九蓋存乾卦有三畫坤卦有六畫正合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何哉是陽得兼陰故乾稱九也陰不得兼陽故坤稱六也其次謂二三者是天地相成之數故二因之三三為九得名盛陽乃為乾父之端故生震艮坎之三男也二三為六得稱盛陰乃為坤母之理故生巽離兌之三女也又謂盛陽之策餘四九三十六盛陰之策四六二十四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也

辨九六陰陽進退乾陽之位共十二畫謂乾三爻震坎艮各一爻巽離兌各二爻共三十二畫也坤陰之

位共二十四畫謂坤六畫巽離兌各一畫計二十四畫也陽爻君道也故得兼之計有三十六畫所以四九三十六畫陽爻則稱九也坤臣道也不得僭上故四六二十四畫所以陰爻則稱六也故乾三畫兼坤之六畫成陽之九也陽進而乾云用九矣陰退而坤云用六矣合此餘九六者盖天地剛柔之性也

辨用九用六之爻周公作爻辭六十二卦皆獨六位轉於乾坤二卦之後乃加用九用六之位而孔子又

從而為之彖象焉盖乾坤之二卦本起天地剛柔之性倣擬君臣上下之理以乾純陽也坤純隂也故加用九用六之虛位欲明天地進退之理以定其剛柔之性故轉於乾曰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於坤卦曰用六利永正此盖聖人慮乾坤剛柔暴立无首之戒俾免夫過亢之愆也悲坤柔非以柔正為之俾無上六龍戰之憂也是以用九六者伏羲所餘以示乾坤剛柔之性為六子之用不為妄也

乾坤位不居正乾位東也既生三男數變授位長子退居西北統其中男少男使蒙太上皇統宗子聽治之義也坤生三女隨變授位少女退處西南統其中女長女正家太上后統宗婦聽教之義也宗子有統所以全蒙宗子養蒙之義也宗婦有統所以齊家宗婦肥家之義也震縱天下之君非乾所統也兊縱天下之母非坤所統也三代傳家天下之法也乾坤退居無為之地也止哉為乎數盡何為

坤兊位不言方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也乾西北也坎北方也艮東北也惟坤曰致役不言西南者以乾言也兊曰正秋不言西方者以震言也夫大成自中成之變震東代乾元之任乾始天下之君也坤始天下之母也故以乾不言也震繼天下之君也兊繼天下之母也故以震不言也君陽也母陰也夫易紀陽而不紀陰猶書紀盈而不紀縮猶春秋書朔而不書晦一法也大哉法乎陽奇也陰偶也惟能偶之而已無數也言奇之

方與位則偶而可對矣烏得而並矣哉

屯卦昌次乾坤屯者患難未通冬春之交盛陽發舒凝陰未伏天氣混淪浩蕩而降乎上地氣鬱蒸蓄泄而騰於下萬物之種芽甲未成根荄未堅撥之可除抑之可去太曝則槁必雨以濡之雨不節則反害矣太寒則屈縮而不舒必風以撓之然風不和則榮華不實矣此天地始交萬物之生必有屯難未通也及元亨利貞之徳扶持然後萬物得出險中聖人列乾坤於前次屯於後

乾坤者天地也屯者物之生也天地交而萬物生屯先乾坤而次屯也

蒙卦果行育德蒙之為言豈止於童愚未通藝未精聖人謂蒙可也不參至神未足為通不通則蒙蒙則聖人以下不免也泉始出山下困於險而未通蒙之象也故行以充已之性德以成已之材行在於守故果決而後全德出於學故育養而後成也端心正思非禮不蹈坦而趨勇而往此果行也聖人之言師之賢人之論友之

辨以致之思以通之此育德也果行為正育德為明正且明則思期通矣

七日來復之義孔曰陽氣始於剥盡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七日觀往之意分明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剥盡至來復是從盡至來復經七日也又臨卦亦是陽長而言月則今復卦亦是陽長何以獨變月而稱七日觀往之意必謂不

然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同鄭康成之說按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别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又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剥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剥盡至陽氣來

復主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辨陽氣來復之速胡曰九月為剥是隂氣之極盛至十一月則一陽之氣潛復於黄鍾之宫以再生萬物而萬物得其亨通亦猶君子時有否泰始為小人之所剥及其得位發事業於天下其道大通矣陽氣消剥至此凡歴七爻故謂之七日盖日為陽聖人政見陽道來復之速故以七日言之

緯經之說為當孔曰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五月而消至十月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至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

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迹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其可通乎

辨陽氣無剥盡之理王昭素曰注疏並違夫子之義序卦云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以此卦不剥盡也况剥上九有一陽取碩果之象碩果則不剥盡矣坤為十月卦十月純陰用事猶有陽氣在内故薺麥先生直至坤卦之末尚有龍戰之象龍亦陽也假使運有剥盡之時則商王受剥喪元良賊

虐諫輔乃至億兆夷人離心離德當此之時豈無西伯之聖德箕子之賢乎則知陽氣必無剝盡之理辨昭素之論未當胡旦曰夫積陽則萎凝冰則載男老則弱女壯則雄故靡草死於始夏薺麥生於孟冬數已盡而氣存時已極而物反天地之常理陰陽之本性陰之極有龍戰之災故剝盡則復窮上反下皆正理也言窮者剝之盡也言反者復之初也何則西伯箕子非剝喪之人哉昭素未之辨也

辨三家各有所長漢上先生曰陰剥陽盡而成坤陰極陽反而成復天之行也以時言之九月剥十月坤十一月復以理言之陽無剥盡之理故坤之上六龍戰于野為其嫌於无陽也上六則十月也說卦曰乾西北方之卦也西北方亦十月也序卦曰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非特此也五月一陰生其卦為姤積而成坤故坤下有伏乾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為復積而成乾故乾下有伏坤反復相明以

見生生無窮之意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地陰陽不可以一言盡故也王胡逹序卦之義而未盡說卦變卦之妙是以其論類此然各有所長不可掩也

房易緯難用王昭素曰注云至來復時凡七日注用凡字取七日之義即約酌而已然未見指歸疏引易緯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疏文此說未見雅當其六日七分是六十四卦分配一歲之中時日之數今復卦是乾坤二卦陰陽反復之義疏若實用六日七分以

為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之節終則一陽便來也不得到冬至之日矣據其節終尚去冬至十五日則卦七日之義難用易緯之數矣

辨昭素之見未明胡旦曰西漢京房以卦氣言事皆有致驗東都朗顗明六日七分之學最為精妙夫卦之爻則實數也歲之日則虛數也歲月不盡之日積而為閏則加筭焉六日七分實數也三百六十五日有餘焉故筭而為閏昭素言從十月終至冬至尚有

十五日未明歲月之積閏術數之精妙也惜乎緯文喪矣京房已亡學者難知但憑臆說後生穿鑿罕得師資是以紛然而致論也

卦爻主方位節氣漢上先生曰昭素於九月剥十月坤十一月復而不知此言其大綱耳坎離震兌各主一方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三百六十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又分於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氣之進退推盪而成如九月剥也有艮有噬嗑有大過凡

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説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方之卦兊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離震兊各主一方矣於兊言正秋者秋分也兊言秋分則震春分坎冬至離夏至為四正矣復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所謂至日者冬至也於復言冬至日則姤為夏至而十二月消息之卦可知矣復彖曰七日來復則六十卦分主一歲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可知矣繫辭曰三百八十

四爻當期之日盖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四卦主十二節十二中氣所餘五日則積分成閏也

辨京房學原於易旨大綱而言則剥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剥復相去三十日别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譬如辰為天樞而不動之處猶在極星之下聖人之言居其所者曰北辰而占天者必曰極星之下詳畧異也歴代先漢惟房得其旨故立一中

二羨三從四更五晬六廓七減八沉九成十者象中孚之卦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中黄鍾夏后氏之十一月也其八牛宿之五度為周周者象復卦冬至之後周復也宋衷陸績曰易七日來復是也夫京房學於焦贛其說則原於易矣自揚子雲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范望並傳此學而昭素非之不知其果何見耶

孔氏據緯之術竊觀王洙言孔頴達雖據稽覧圖以釋

王傳而易緯消息之術月有五卦卦有大小有諸侯有大夫有卿有公有辟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顗達主七日則是剥盡至復全隔一月恐王傳之旨不在此義也當以七為陽數陰陽消復不過七日天道之常也凡消息據陽而言之陽尊陰卑也

辨易緯消息之驗漢上先生曰輔嗣之意謂陽為陰剥其氣始盡至於陽氣來復之時凡七日而已何故如是以天道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蓋

本於天矣穎達以易緯消息之術考之月有五卦五卦分爻迭主一日周而復始終月而既以成一歲其六十卦之相去不過七日陰陽消復天道之常則輔嗣所謂復之不可遠也其言驗矣孰謂王傳之旨不在此哉

一言初上言六乾孔曰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云棟橈本末弱是上有末義

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無而有所以言初不言一與下也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

大象在彖之後乾孔曰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摠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說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以八卦之所象故言象曰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畧也是以過半之義思在彖而

不在彖有由而然也六十四卦説象不同各隨卦以為義也

小象在爻之下　孔疏曰夫子所作象辭原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於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辨爻彖象之先後　卦畫伏羲而重文王爻辭者文王

之文彖象者夫子之文文王於孔子以分則君以道則先達豈可以孔子之文而加文王之上則爻之先象理之必然也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而象則盡其意故象之先象亦理之必然也孔子以文王之辭奥而難明秘而不示故作彖象明大易之旨以詔後學王弼取其文而學之蕪以小象配於逐爻之下蓋意欲省其文以便講習不知害大義也然乾卦之文獨存於首者亦欲留一卦全文以示後學也故於乾之小

彖又改為子曰者亦使後人知夫彖者孔子所為也以乾彖為子曰則知繫辭之子曰皆經師援孔子之說授門弟也

下經

恒亨以濟三事孔曰褚氏云三事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云三事者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周氏云三事者一亨也二无咎也三利貞也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謂注云恒而亨以濟三事者明用此恒亨濟

彼人事無疑亨字在三事之中

八卦對象次序陳曰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而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馬牛龍雞豕雉狗羊首腹足股耳目手口與其對象次序皆初卦也

上下經對卦之次　李曰今夫上經之卦乾天坤地故乾對坤屯氣之始蒙識之終故屯對蒙需和而訟乖故需

對訟師憂而比樂故師對比小畜以陰而制陽復以陰而承陽故小畜對復而泰對否同人明於外大有明於內故同人對大有謙自小而豫自大故謙對豫隨少爲而蠱多事故隨對蠱臨下故對觀上噬嗑之明獄對賁之明政剥對復无妄之剛動對大畜之剛止頤養之中對大過之過坎之水對離之火此上經之次也咸之動對常之靜遯之陰長對大壯之陽長晉之明對明夷之暗家人之同而異對睽之異而同蹇難對解通損對益夬之五

陽決一陰對姤之一陰遇五陽萃聚而來對升之進而去困在下而蹇對井之下而通革之變之用對鼎之變之器震動對艮止漸女吉對歸妹女凶豐之附而光對旅之單而隱巽之順對兌之說渙之散對節之收中孚之誠在中對小過之行在外既濟對未濟此下經之次也

易卦氣之始終林曰易之為道其大矣哉方其一卦未示以象太極二體既立以象兩儀立道有三以象

三才設象有四以象四時至於適變有五以象五行定位以六以象六氣一闔一闢變化不居生生無窮均有象數彰其外義理寓其中究其旨歸雖千歳之日可坐而致與黄帝之素問互為標本謹按素問天以七為節地以五為節周天氣者六朞為一備終地氣者五歳為一周五而六之五十歳為一紀六十歳為一周其原積於日以五而成候候以五而成氣氣以七而成歳歳各以所主治焉故震主氣之春分至節

之芒種離主氣之夏至及節之白露兌主氣之秋分至節之大雪坎主氣之冬至及節之驚蟄其餘卦氣由中孚至於終凡三百六十爻而爻分主七十二候始於中孚之初九終於頤之上九完朞之日周而復始故繫辭言易與天地準豈非易之以周名者其通變不窮之義

六十四卦卦氣陳曰竊稽季溉卦氣圖其說源於易緯在類是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

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生一氣餘六十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在易通卦驗曰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復當故卦乾西北也主立冬坎北方也主冬至艮東北也主立春震東方也主春分巽東南也主立夏離南方也主夏至坤西南也主立秋兌西方也主秋分鄭康成曰春三月候卦氣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三上六坎九五上

六泰震初九六二大壯震六三夬夏三月候卦氣者否也觀也剝也皆六三上九離九四六五否離上九兌初九觀兌九三六三剝冬三月候卦氣者坤也復也臨也皆六三上六兌九四五坤兌上六坎初六復坎九二六二臨義曰冬至坎始用事而主六氣初六三也小寒初坎直九二大寒初坎直六三也春於坎直六四雨水於坎直九五驚蟄於坎直上六春分於震直初九清明於震直六二穀雨於震直六三立夏於震直九四小滿於震直六五芒種於震直上六夏至於離直

初九小暑於離直六二大暑於離直九三立秋於離直九四處暑於離直六五白露於離直上九秋分於兊直初九寒露於兊直九二霜降於兊直六三立冬於兊直九四小雪於兊直九五大雪於兊直上六先儒舊有此圖故康成論乾坤屯震否泰六卦之貞曰餘不見為圖者備列之所謂備列之者謂此備列四正六十卦也李鼎祚論剥畫隅坤復來成震七日來復之義曰先儒已論雖各指於日月_{先儒褚氏莊氏}後學尋

討猶未測其端倪畧陳梗槩以俟來哲王昭素漢孔
穎達六日七分謂坤卦之盡復卦陽來則十月節終
一陽便來不得冬至之日據其節終尚去冬至一十
五日二家之學盖未見此圖是以議論紛然咼祚闕
疑所俟來哲昭素已臆斷之矣咼祚於此其優乎
辨卦氣之所始陰陽一氣之升降為四時聖人未畫
卦以前亦然也聖人未作易以前亦然也聖人必畫
卦而作易者盖順天而應人耳天生河圖畫卦之端

也律應鳳鳥作歷之始也故自伏羲黄帝至於堯舜或命羲和或察璇璣而有歴數在躬之説也舜既命禹而禹復得洛書之詳則卦律之道尤為顯著然後八卦重而分貞悔於洪範之七稽疑焉是時卦雖重而未知所謂七八九六之常變也連山始艮歸藏始坤夏商用之皆不可變為占故其數止於六一納而已文王因羑里之囚用以卜筮遂纂易繫辭更改術數立大衍之説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使卦可

以衍六十四焉故名曰易易者變也後世謂文王重六十四卦盖不知洪範之有貞悔也謂伏羲氏重六十四卦盖不知鼎始於黄帝而鑄於夏后也由是考之則文王重卦非止於六十四卦實為大衍之説衍為三千八百四十又二百五十六矣所以歷法歷代推究必折衷於大衍也　司馬温公曰冬至卦氣起於中孚次復次屯次謙次睽凡一卦御六日二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一五卦合三十日二百四十分日之

一百五此冬至距大寒之數也故入冬至凡涉七日而復之氣應也

卦象之用不同孫曰昔者卦之始畫也以象而已矣象既立然後分八方之位水火金木天地之正氣生民所日用不可無也近取諸身則乾首坤腹震足巽股是也遠取諸物則乾馬坤牛震龍巽雞是也是之謂八卦之策巽為雞爻之得酉者亦為雞坤為牛爻之得丑者亦為牛是之謂納甲之象闕

是之謂四象之

象八卦既立因而重之俱為巽也位乎內者為入位乎外者為散俱為坎也位乎下者為心病位乎上者為心亨是之謂重卦之象一陽為復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是之謂辟卦之象復之一陽進於二為師進於三為謙進於四為豫進於五為大有進於六為剝是之謂升卦之象屯反而為蒙需反而為訟師反而為比小畜反而為履

是之謂反對之象遇屯之比其說為車從馬遇歸妹之睽其說為姪從姑是之謂變卦之象觀之二四有艮存焉睽之六二有困存焉是之謂直體之象下二為地中二為人上二為天是之謂三極之象一為元士二為大夫三為諸侯四為上公五為天子六為宗廟是之謂六位之象師北面而出征比南面而受朝咸之六位自拇以至輔井之六位自泥以至幕是之謂全卦之象噬嗑之卦生於頤中有物小過之卦生

於中孚之信是之謂二卦合體之象物之在天地間多矣聖人欲以六爻説之非立法如是之多不可也諸卦不言人事夫易兼三才而兩之諸卦上言陰陽剛柔而不言人事

辨人事默寓諸卦夫一卦之體自初至上合為六爻各係辭焉其言大旨皆闗諸人事示吉凶休咎之應使蹈履遵承而罔失也故雖但論陰陽剛柔之義而人事已默寓乎其中矣

繫辭

繫辭分上下為非歐陽曰夫繫辭者有所繫之謂也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為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為繫辭而乃今以孔子賛易之文為上下繫辭者何其繆也卦爻之辭或以為文王作或以為周公作言孔子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為辭不復自名其所作又為繫辭也況其文乃槩其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

辭非有所繫不得謂繫辭也必矣然自漢儒已有此名不知何從而失之也漢去古最近不應有所失然漢所謂繫者得非不為今之繫辭乎

上繫舉十七卦聖人遂文繫辭又於上繫舉中孚咸困等十七卦爻辭而備陳之葢聖人愛之深也然撮其樞要則不盈數辭極其旨歸則何啻千萬舉諸爻而詳言之俾天下後世因端觸類而長也

辨聖人復舉之意聖人遂爻明象所以釋文義也上

下繫又舉中孚十七卦盖取諸身行已應世之急務也重舉而復言之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為鑒戒以見聖人憂之深慮之遠也非以餘卦為不足取也若徧舉則三百八十四爻有不勝舉者矣亦猶井復九卦繫辭又復言之而他卦不與也

下繫取十三卦言黄帝諸聖人凡所動作皆法乾坤離益十三卦而不及震坎等五卦是特提其要耳舉此則他可知矣

辨聖人取則之意十三卦論尚象制器各有所當垂衣裳結網罟象乾坤離三卦而取之於震坎五卦則象無取焉以至日中為市則噬嗑服牛乗馬之取隨舟楫弧矢之取渙睽杵臼宮室之取小過大壯耒耜之於益棺椁之於大過書契之於夬是數者乃安民濟世之急務故聖人則而象之然六十四卦莫不皆可象故賛易取而言之非謂餘卦無可取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任衡萱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

宋　章如愚　編

經籍門

書

書序之難信三條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時文字只似後漢末人　書序無證據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小序細膩只

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作　文公

書序於孔子陸曰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令古史所記孔子删録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鼂錯是曰今文尚者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　釋文序

辨孔子序書獨詳六經成於孔子者四其書獨載五代之遺言尤詳於佗經雖遭秦火之餘所亡者幾半

而其僅存者猶以𠞰觀古昔如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臯陶大禹之謨伊尹周公之事張兵息民之本立賢任相之方以至君臣之優劣政事之繁簡風俗之厚薄辭旨之淵深熟閱而審思之莫不畢見於此故學者欲觀帝王之迹在書為最備焉

序書義例不同王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書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

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臯陶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舊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與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建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顧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

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爲百篇也

古文傳於伏生孔曰儒林傳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盖伏生初實壁内得之以教齊魯傳教

既久誦文則熟至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辨書非伏生改易書學不同非伏生之由也衛敬仲曰鼂錯受書於生生使其女傳之齊音難曉錯不識者十二三僅以其意點定而已而余以為非生之由何也蓋古人傳授點定大義則意見易通無俟乎訓詁之末也生當煨燼之餘授書於人其所誦者傳之其所忘者闕之於大義既未有害而盤誥聱牙自是

書之本體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誥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非齊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今文讀於安國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其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本傳

諸儒不見孔傳孔曰按壁内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

注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内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外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外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為五十

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

融亦不見也

鄭玄不見古文孔曰鄭玄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科斗定為隷古孔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文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麄尾細狀腹團負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定其可知者之古文内定可知識者為隷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不徒伏生書内而已言隷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隷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隷為可識故

曰隸古孔氏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蒼頡舊體孔子壁中書也

隸古不行於世歐陽曰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漢楚之際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謬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illegible]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令文尚書至武帝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

字恵孫安國以隷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至梅頥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李明不喜隷古更以今文行於世盧陵文頴達得罪於經或曰安國之傳頴達之正義其有功於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而無失乎否也曰二子之於書其所得固多其所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岳為四人以傅説版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

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於觧說之間正在於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諱之書出於漢哀平之間迂濶怪妄引聖經以析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讖緯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穎達得罪於經多矣

何以獨名為書正義曰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别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

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經

書何人加尚字正義曰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似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辨鄭玄謂孔子所加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

夫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賛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

辨安國信伏生所加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録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

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

尚書名義不同孔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

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之得彰著

尚書體例有十正義曰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

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名隨事而言也
辨立篇名無體例益稷以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别之
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
也故王肅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助非但録其誥
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
祖伊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失其政事亦誥也旅
獒武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
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

亦誥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公上告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

尚書篇數存亡書始百篇今其存者五十有九就而考之虞之書存者有二典三謨是也其亡者十有一舊作九共槀飫是也夏之書存者有四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是也其亡者不得而知也商之書存者十有七湯

誓仲虺之誥湯誥伊尹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是也其亡者有二十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沃丁咸乂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周之書存者三十有二泰誓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康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其亡者有八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

政將蒲姑賄肅氏之命亳姑是也又其一則夫子之序也今以亡失之三十九篇而合具存之五十九篇是百篇之中猶有二篇之不可見也孔安國嘗以典謨訓誥誓命之六體而盡此五十八篇之例至頴逹則廣其説加貢歌征範而為十是果得以盡其體乎余切以謂安國之説固失之疎畧而頴逹雖若有得然不著其義用又未為全得也

尚書百篇次序孔曰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

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徳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吕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别録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傳授傳注之作孔曰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室末芟煩亂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曁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説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

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從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而實過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此

乃炷之所失未為得也

辨傳義有力於書伏生以書教授齊魯之間後傳而為歐陽大小夏侯之三家漢世立之學官是以謂今文書也然其偽妄甚多不可據信唯安國之書得於孔壁是古文舊典也安國為傳既成而值巫蠱之事不克立之學官止傳人間亦不彰著故趙岐杜預注解左氏孟子所引皆云逸書彼實見今文而不見孔傳爾逮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頤始得而獻於朝孔

傳因以大顯至唐傳孔穎達為正義以翼之而孔傳

益詳明可考前代遺文得傳至今者非二子之力哉

堯舜禹湯名謚陳曰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為謚其說皆

無據觀大禹謨序言大禹臯陶謨益稷則臯陶益稷皆名

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來禹又曰咨

禹曰棄曰契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

禹不得不為名也舜禹為名則堯亦為名也唯論語曰

予小子履說者謂履為湯名履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

又謂湯名天乙將為王改名履又曰名履字天乙此皆不可知不可知者餘請缺之其可知者據書而言則舜禹宜為名舜禹既為名是堯亦名也典者常也經者法也言其辭則雅正言其體則簡要與謨訓誥誓命不同虞夏之書同孔曰按馬融鄭玄王肅别録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以連夏故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按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賛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

也

左氏以虞書為夏正義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於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本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

虞書

堯典曷為虞書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録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録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二典若出一體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典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臯陶謨益稷

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也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夏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遽曰商書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遽曰周書如此則名代遷易而言不順矣宜乎孔子正舜典而下十有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正堯典曰唐書乎葢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載堯受終之事孔子序堯典亦曰遜下虞舜

序舜典亦曰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體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無嫌也一因一革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

堯德兼言文思孔曰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於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

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遹事而變文

舜德止言聰明孔曰舜典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

羲和重黎之後正義曰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

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

吕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二事也故吕刑傳云

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别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吕刑以重黎言之

羲和象中星定四時　正義曰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

歴此法家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

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歴乃依此歴敬

授乎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歴其分有四時

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命羲仲居嵎夷之地主東方耕作之事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春之氣節又重命羲叔居南方與南交主南方化育之事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又分命和仲居昧冥之谷主西方成物之事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又重命和叔

居幽都之地治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侯調正仲冬之氣節以此氣歷告時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助皆廣也

寅賔寅餞之别孔曰寅敬釋詁云賔者主行導引故賔為導也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則

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

帝堯舉舜之意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而禪之而訊四岳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卒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懷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辨試舜欲服人心陳曰堯舜之相知不在於言語物色之間而其舉舜也考之以四岳觀之以二女又試之以諸難是何知舜之心猶有未盡乎古者爵人於朝猶曰與衆共之況舉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服天下之心則安得天下無異哉

舜典紀事不相屬按堯典命鯀以治水而其功不成舜遂殛鯀而以禹代之當舜攝位之初廵行四方各至乎方岳之下使是時洪水未平則其禮豈可得而講若廵

守之禮講於洪水既平之後則鯀之死蓋已久矣今作書者於舜典受終文祖之後先言其朝諸侯考制度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濬川然後及於欽恤用刑之事而以誅四凶之事繼之何其所紀舜事之先後乃如是之不相屬乎此其可疑者也

命官脫簡重出舜之命九官也各相遜於朝命禹則遜于稷契皐陶命吏則遜于夔龍命益則遜于朱虎熊羆命垂則遜于殳斨伯與若棄若契若皐陶若龍皆未嘗

言己之功獨命夔典樂而夔則自言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效乃與上文不類及讀益稷篇則又有此文載於其間豈有脫簡之重出乎此其可疑者也

協時月同律度正義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世本云容成作歴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蓋自黄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

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曰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皆均同之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它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

舜五載一巡守陳曰前言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

八月西廵守十有一月北廵守非謂之徧歴四岳也但五歲之間以一廵守為率爾

舜命官或遜或否觀舜命伯禹伯夷盖出於咨四岳而後衆舉之命垂命益盖出於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而後衆人舉之衆舉而後命之故四人者不可不遜以盡其禮也盖大臣之事君也非其君之心素許之則不屑而就故也至於命稷契臯陶夔龍皆出於舜意而不出於疇咨豈非五臣任使之方舜嘗素就於胷中故自

任之事而無疑焉五臣受之而不必遜可也
舜咨二十二人自詢于四岳十有二牧與夫九官之命
則所咨者凡二十有五人及總其人而戒敕之乃曰咨
汝二十有二人或謂四岳為一人併九官十二牧則為
二十有二也然堯典有咨四岳之文而僉曰為對是豈
可指四岳為一人哉或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復敕
戒之然稷契臯陶之為申命固也四岳十二牧亦豈非
申命者哉何其又預於戒敕之數乎凡是者皆求之而

不得其說此其可疑者也

九共當爲九丘陳曰或曰九共即九丘也孔安國定隸古字不知丘字與共字類遂說爲九共而謂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且職方氏周官一官之職爾周官作之孔子如何述之要知書未有一名而九篇者一名而有九篇必其經世之尤著者也㕓理也居方所以居處一方之事也　方設居方者盖四方風土不同而聖人所以居處其方者亦異别其生分其類其書載於汩作者一

必其厘治下土之大畧也載於九丘者九别其方設居
方别生分類之精微也其篇有九盖州有九焉或曰舜
之時肇十有二州矣如之何尚九也曰幽州并州本與
冀州同營州本與青州同其外域廣大故聖人分之若
夫情性則九而已

辨書以傳多而誤盖書自燔滅之後殘缺不全漢之
世有伏生口傳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孔安國合之
為五十八篇是為古文尚書凡今書之文有聱牙艱

深而難曉者則皆伏生口傳之書也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則皆孔壁續出之書也而舜典之書則實伏生口傳之書已非聖人之真本矣又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孔安國未及奏上值巫蠱事起經籍道息而其本遂絶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雖得其本以獻而獨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而奏之當時舉朝集議皆以為非迨隋開皇中學士劉炫乃取之而列於篇第故唐劉知幾作史通

謂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原出於姚氏焉亦嘆其傳者之不能無汨也

辨儒者當缺疑嗚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自秦之漢而書乃得於伏生之傳又自漢至晉而書乃出於梅賾之所獻又自晉至於齊而舜典一篇乃得於大衍市中又自齊而至於隋而舜典一篇乃得列諸篇第此豈特字經三寫而已哉則其簡編之差誤事辭之失次亦其勢然也今儒者不究其所以然之故乃欲

於脫簡之中附會以為之說吾見其益惑矣然則如之何曰當以孔子多聞闕疑之言而求之則可

三謨何以不稱典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葢典者帝者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臯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

矣以其曰臣者直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序禹謨昌先臯陶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凡三篇同序

正義曰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也

禹謨何以加大字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鮮之禹與臯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録上取堯事下録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矣

舜禹臯陶稱稽古孔曰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

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以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

益稷何以不稱謨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

後儒為之爾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臯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曁益曁稷之文亦非帝之與言益稷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無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曁益曁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辨禹益稷事出一體陳曰二典史官勒成畧備堯舜之終始至大禹臯陶謨益稷則聖賢為經國之遠圖雖閱百聖而可行也益稷獨不得為謨者大抵禹臯

陶益稷之事皆出一體禹曰曁益奏庶鮮食又曰曁稷奏庶艱食鮮食則事出一體可知矣

夏書

禹貢於夏書首正義曰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序不言作孔曰諸序皆言作百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二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禹貢治水順五行禹貢敘治水以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盖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

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彛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舊陳五行相去逺矣

五服逺近差等正義曰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税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逺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内各為一節三百里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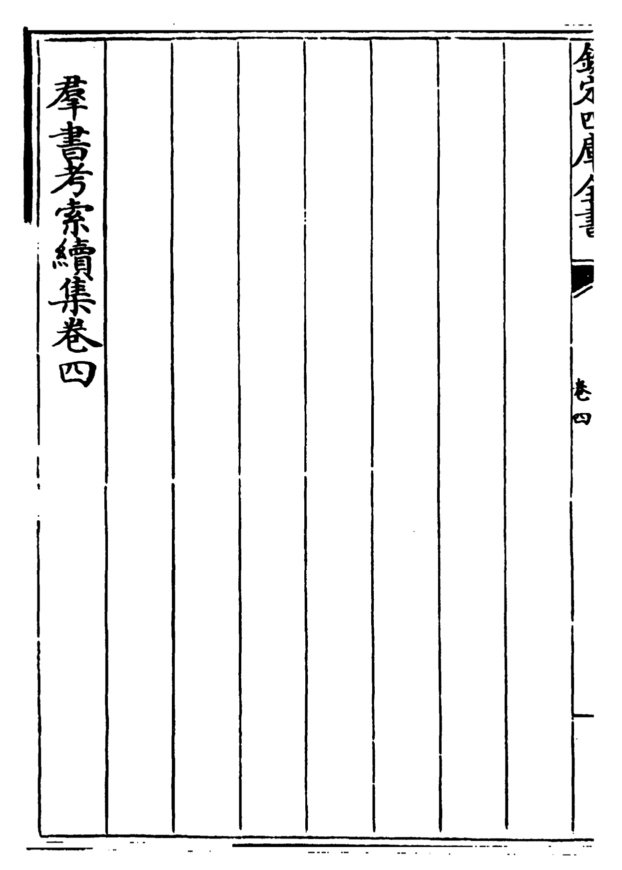
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地較之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辨貢文示畧外之義禹之治水東及萊牧西及崑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蹟遠矣至其弼成五服以王畿千五百里之外為要荒與患難之時急其憂平成之後從其便此孟子所謂以四海為壑也作禹貢者知之九州之域既載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内復明王化之所止後世不能知之夷狄羈縻皆入中國圖籍則禹貢之書又所以示王者畧外之文也

五服貢賦之差王畿千里千里之内皆為天子治田而

納其貢賦者也賦以遠近為差一差為一等自一而言之五等五百里納秷宜在五百里之下文互誤也何以言之緫者緫藁穂也秸者藁也為天子治田無止納藁秸之理說者謂并穂而納則與納緫何異乎哉蓋緫為芻秣之用秸為藁秸之設禮器管簟之安藁鞂之設則秸者施之為席也施之為籍必藁之柔韌者大抵禾之種不一惟柔韌者可以為席則賦之其餘則否此納秸所以輕於納緫也三百里納秸則去其藁而納其穂四

百里則又去穗而納粟五百里則又脱粟而納米其納愈逺其賦愈輕是以知納秸納秸之簡互誤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